

战国中山王厝墓出土两枚玉梳

■河北石家庄 李立华

上世纪70年代,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玉器多达千余件。这批玉器,品类繁多,造型优美,工艺精细,文化内涵丰厚,造型设计出神入化,构图装饰变化多样,充分显示出古中山国玉雕艺术的成熟及不同于中原诸国的文化艺术特色,堪称战国玉器中的一朵奇葩。

战国中山国,是白狄族所建的一个少数民族诸侯国。中山玉雕,反映了中山国人的崇尚和习俗、花纹及构图方式,与华夏玉器的传统雕琢手法迥然不同,充满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平山战国中山王厝墓有两枚玉梳出土:一为螭纹青玉梳(图1),一为双凤纹黄玉梳(图2)。两枚玉梳均采用透雕手法,梳齿的齿端薄扁,便于插戴。在古代,梳篦不仅是梳理发型的美容工具,还是妇女们插在头发上的装饰品,与簪、钗、珠花、金钿、步摇等并称为中国“八大发饰”。

我国使用梳子的历史久远,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就有象牙制作的梳子出土。玉梳的出现,是在商代。据可靠的文献记载,当时的贵妇阶层已用玉质梳子梳理美丽的长发了。春秋以前的梳子,不论形制多么复杂,装饰多么考究,它们的外形特征基本一致,都是直竖形,梳把较高,横面较窄,很少作方形或扁平的。从战国早期开始,梳子的造型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呈



图1 螭纹青玉梳



图2 双凤纹黄玉梳

现上圆下方的马蹄形。战国早期,梳子的显著特点是:高度大于宽度,梳齿与梳背等高——可以说,战国中山王厝墓出土的这两枚玉梳,基本符合这一时代特征。但是,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出土的梳子,齿数范围大都在15—26之间。与之相较,战国中山这两枚玉梳,一为5齿,一为10齿,齿数明显稀少,这不禁使人联想到该国女子独特的发式。战国中山王厝墓中,出土了十几枚小玉人。这些小玉人(图3),属于绝无仅有的玉器品种,是研究古中山国服饰及丧葬习俗的重要参考。无论身体修长还是身材矮

胖,“小玉人”们都是头梳牛角形发髻,双手置于腹部,下身穿拖地长裙,裙面图案都是在间隔对称的方框内饰以密集的斜格纹装饰。另外,平山战国中山贵族墓地出土的狩猎纹铜豆上,也有类似“头梳牛角形发髻”的女性形象出现,可见当时这种发式在中山国的流行程度。

由于齿数稀少,梳子背部的透雕纹饰显得尤为突出。两枚梳子均为双面雕刻,双凤纹黄玉梳质地半透明,梳柄为半椭圆形,下有十根梳齿。在梳柄的拱形开光里,正中透雕两只相对站立的凤鸟,双凤长颈

相连,曲体回首,呈左右对称的S形,身姿柔美。体表用阴线雕琢出羽毛纹,清晰而生动。凤鸟的喙、尾、羽翼等均做不同朝向的卷曲,线条婉转流畅。梳柄上弧边阴刻勾云纹,下横边雕琢细密的斜格纹,纹饰细密而规整,排布饱满。

其实,无论男女,古人都留长发。对于长发飘飘的他(她)们来说,梳子是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品。因此,民间有所谓“龙凤梳”之说,即一对梳子一枚雕龙一枚雕凤,以此体现“阴阳合璧”,用于祝福使用者“百年好合”。巧合的是,战国中山王厝墓出土的这两枚玉梳,就

是“龙凤配”——一枚透雕双凤,另一枚青玉梳雕的则是独首双身的螭龙!所谓“螭”,是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好险而勇猛,似龙而无角,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没有角的龙。螭纹青玉梳质地灰绿色,玉质莹润,梳柄中部透雕的螭龙,独首双身,身体蜷曲。梳柄上下雕有卷云纹,蛟龙似在云中翻腾。战国玉器中,螭形玉器非常少见。但是,中山国玉器中却有大量体态各异、造型多样的“螭纹”出现。它们或一首双身,或回首卷体,或双体缠绕,或寄生附体,各具特色,毫不雷同。这些造型多样、体态各异的龙螭形象,堪称战国中山国独创。其中,既吸收了华夏文化中龙螭的某些特征,又倾注了中山国人的审美情趣,可谓既灵气活现又凝重庄严,充分显示出龙螭身上所富有的神话色彩。

战国中山王厝墓出土的两枚玉梳,构思精巧,造型别致,雕工精湛,堪称战国时期同类器物作中的珍品。



图3 头梳牛角形发髻小玉人

成都出土战国时期玻璃珠

考古表明为中国先民自制



战国早中期“蜻蜓眼”(钾钙玻璃)

通过对近年来成都市区域内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进行科学考古研究,考古专家发现这些器物为中国先民自己生产的玻璃制品。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杨颖东介绍,近两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在成都市范围内发掘了多处规模较大的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包括青白江双元村墓地、蒲江飞虎村船棺墓等。在这些墓葬的出土器物中,有一类数量不多但是很特别的器物——“蜻蜓眼”玻璃珠。

据悉,“蜻蜓眼”玻璃珠就



战国晚期“蜻蜓眼”(钾钙玻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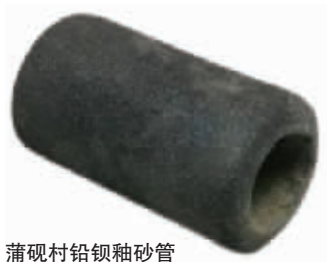
是类似于蜻蜓复眼造型,以眼睛图案作为装饰的圆形玻璃珠,也常称为“镶嵌玻璃珠”“料珠”等。最初在公元前1500多年前的埃及被发现,之后在地中海沿岸、西亚、中亚等地流行,后经欧亚草原向东,通过游牧民族迁徙时随身携带或商贸等方式传入中国内地,于春秋末战国初传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

研究发现,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蜻蜓眼”等玻璃珠饰,并非完全都是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中国古代先民一直在利用当地资源技术条件学习和模仿玻璃制作,并进行自己的创造,制作出包括

“蜻蜓眼”在内的玻璃制品,即铅钡玻璃和钾钙玻璃。

杨颖东表示,目前初步可以判断这些玻璃珠是中国先民自己生产的玻璃制品。其中“蜻蜓眼”和部分绿色釉砂管全是钾钙玻璃,而部分灰黑色的釉砂管则是目前公认属于古代中国独有的铅钡玻璃种类。

据介绍,这些“蜻蜓眼”玻璃珠及管饰在材质和造型上多与长沙和荆州等地出土的玻璃产品类似,推测它们可能具有相同的产地,或受楚文化影响而产生。杨颖东表示,这类玻璃制品的最初创意仍然来自于西亚、埃及或地中海一带,反映了2000年之前古代先民的国际视野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意识。(岳依桐)



蒲泥村铅钡釉砂管

楚王墓青铜羽纹簋



■安徽合肥 皖君

簋,是古代盛放煮熟的黍、稷、粱用的食器,相当于现在的大碗。古人在宴飨时席地而坐,簋放在席上,用手到簋里抓取食物。青铜簋出现在商代早期,盛行于商周和春秋,战国以后就很少见了。簋的形态变化最多,商代青铜器表面遍布各种装饰,复杂的纹饰有神秘的宗教内容,凶恶的神兽形象令气氛十分恐怖。西周铜器纹饰舒朗粗阔,形体较大,以动物为器型的增多。春秋作品重视形制轻巧和纹饰简练,减少了商周纹饰的繁

复和威严。到了战国时期,青铜器形状和装饰大胆突破神秘的传统风格,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和现实感。安徽寿县出土于战国晚期楚王墓的羽纹簋(见图)就是其中的一件。

羽纹簋高29、口径23.5、方座24厘米,重6.8千克。体如豆形,直口浅腹,圆拱盖,盖顶分立4个云形钮,腹部设有4个窄扉棱,高圈足,下连铸矮方座。盖、腹、足、座,通体均饰羽纹,简洁朴实。方座簋出现于西周早期,是周礼中重要的礼器,铸造精致。沿用到战国时期,其间形制变化很大,如羽纹簋,制作粗糙,不求精工,只图效用。这种变化是由“脱去传统之束缚”,社会意识形态进入理性主义新时期的结果。因而,象征奴隶制的代表神权和政权的礼器簋日趋少见,随着社会移风易俗,羽纹簋装饰纹样的变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反映。

羽纹簋是青铜簋衰败消亡的最后形态,地方特色鲜明,现实内容丰富,距今已有2200余年历史,定为国家一级乙等文物,即国宝级文物,现藏安徽省博物馆。